

三笑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笑缘 / 张袞寒绘; 张伴青文.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5

(中国民间传统文化)

ISBN 7-80187-682-2

I. 三... II. ①张... ②张... III. 连环画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IV.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056 号

三 笑 缘

策 划: 精典博维
绘 者: 张袞寒
配 文: 张伴青
版 权 提 供: 张文标
责任编辑: 罗平峰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5424 68326679(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5968 68998733(传真)
网 址: www.nwp.cn (中文)
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邮箱: nwpch@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邮箱: frank@nwp.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数: 1-10000
印 张: 6.37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682-2/G · 3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连环画几乎就是那段岁月的代名词，只是多年以后再重拾起来翻看那泛黄的旧页时，就仿佛一张老照片，在如今劳顿奔波的日子面前突然摊放着一段几乎淡忘的单纯快乐的岁月，于是开始安逸地回想过去的老日子，留恋一种叹息和珍贵。

《三笑缘》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一则民间老故事，但该题材的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不曾出版过。本书所采纳的绘本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月份牌画家张荻寒先生的经典绘本。由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连环画坛的“四大名旦”——赵宏本、钱笑呆、陈光镒、沈曼云此时画风尚未成熟，而“张荻寒”却能画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画面，在

连环画界实属罕见，其精湛的绘画造诣把书中的人物描绘得形神兼并，让人爱不释手。另外，据连环画收藏界的专家推断，“张荻寒”在当时并不是专门从事连环画创作的画家，《三笑缘》是其客串所绘作品，也只是在当时的老报纸上连载而已，因此对今人来说更显此版本的珍贵之处，且此次出版也属建国后的首次，极具收藏和阅读价值。

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该绘本的配文。从文字的白话直述方式来看，张伴青的文字尽显苏杭之地吴侬软语的婉约灵动，配合书中所描绘的故事背景和旧时的人文风气，在诙谐幽默之余，也让人颇有身处苏杭之地的美妙意境，与“张荻寒”的精美图画配合得天衣无缝，让人不禁拍案叫绝，且灵秀之中更有江浙水乡的朴实，令人回味无穷。

本册连环画的出版，初衷是不愿如此明珠为岁月逐渐沉积堆掩，但求广为阅览，能令读者回忆品味那一处老时光，为今日留一处时光回溯的逗号。

绘者 张荻寒 配文 张伴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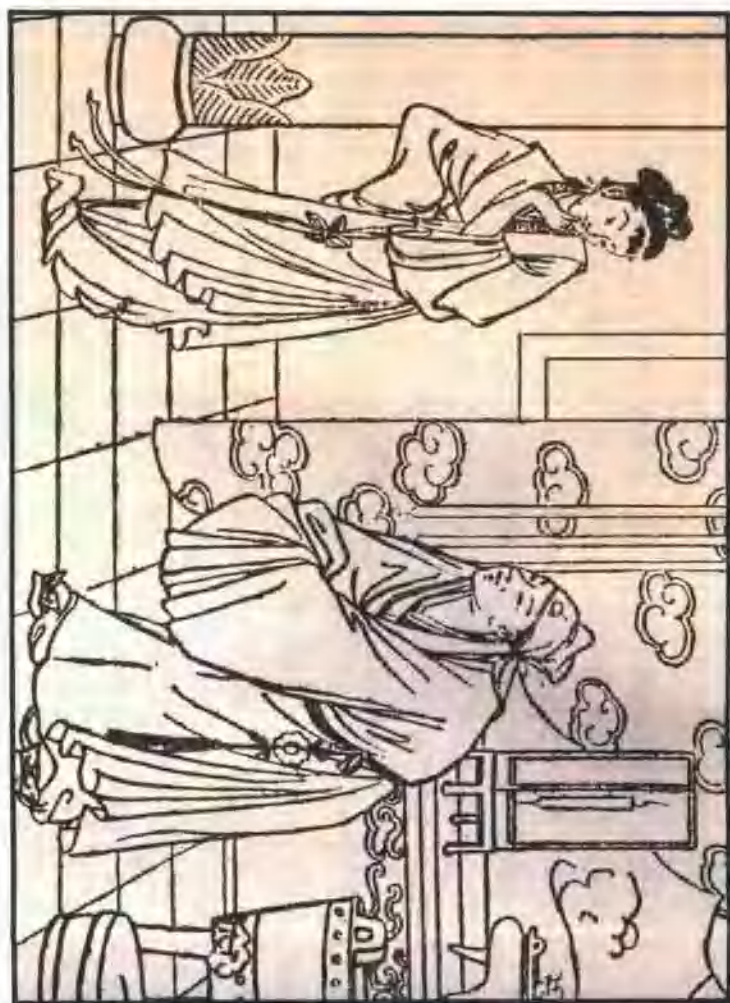




【惊 艳】

刚过了中秋，正是桂子飘香的时候，那虎丘山坳里几棵桂花树，生满了黄金般的花朵，一股浓烈的香气，趁着秋风，传送到了人们的鼻子里，不由得都要想起：虎丘的秋光山色，而动了游兴啊！唐伯虎这天在书房中，想起自己坐拥八美，足迹久不到虎丘，未免使山灵笑人，不如趁此秋高气爽，去散步一回，舒舒筋骨。便也不进内和夫人们说知，只关了唐兴一声，一个人出得门来。将到虎丘，遇见一个绸缎店里的王伙计，手拿着一把白纸扇面，请求法绘，伯虎因是认识的人，便不拒绝，只得放在袖中，仍往虎丘而来。先到半塘寺，见烧香的人倒不少，伯虎留心向女人队里观看，竟没有一个值得一看的女人，心想我娶了八位夫人，个个如花似玉，大约近地的美人，都被我搜罗尽了。兜了两个圈子，意兴阑珊，方要走出山门，猛听得前头喝一声：“站开！”一个家人打扮的人，挑着一担香烛，撞将过来，后面一乘官轿，再后面四乘小轿，接连进来。那小轿里坐着四个丫环，轿帘未下，望进去去掩映生姿，伯虎不禁站住了脚，看轿子在殿前停下，依次出轿，四个丫环，打扮虽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却如鸟中鸾凤，眼前不觉一亮，只见她脂粉不施，却天生一对白里泛红的脸儿，眉似春山，目如秋水，伯虎所见美人虽多，也不由得看得呆了。





【一笑】

伯虎见这美丽丫环，穿着淡蜜色的罗衫，外面秋香色长长的背心，一绺青丝，垂在颈后，收束淡雅，俊俏中带着稳重。看她们四个丫环，到大桥前扶出一位大家规模的太太，一同缓缓走上大雄宝殿，伯虎眼睛盯住了美婢，随后跟上来。那太太拈香拜佛已毕，其余三个丫环，争先跪拜，这美婢见拜佛的人太多，不肯杂在当中，便落在后面，那最小一个早扶住太太，预备进内，口中却喊道：“秋香姐姐，我们陪太太到后面去，你拜了佛就来。”美婢答应着，趁着人不多，便跪下去拜佛，伯虎听了芳名，越发得趣，连忙在她旁边，挨身跪下，见她低下头去，鬓后脖子上，白腻得如粉装玉琢，那身上如兰似麝的香味，一阵阵送进鼻子里来。秋香觉有人接近身去，待忙起来，不道裙角给伯虎跪住，急切间立身不起，不觉嗔道：“你这人好没规矩，何如跪住我的裙儿。”伯虎只作没有听见，兀是冲着佛像，拜个不住。秋香急了，把手在伯虎肩上一推，抽出裙子，立起欲往后走，伯虎慌忙起身挡着秋香道：“小生只为虔诚拜佛，不道跪给了秋香姐姐的裙儿，还请姐姐看在佛面上，恕了小生唐突。”说着一揖到地。秋香本在怪他，但看他文约约，酸腐得可笑，不觉抿着嘴角，嫣然一笑，也不答话，低了头径向后去。





【追舟】

伯虎被秋香一笑，骨头也酥了，见她进去，那里肯舍，也跟进了殿，秋香却早和三个丫环，一起儿又在拜佛了。伯虎不敢造次，只远跟着，如此一段一段，随来随去，秋香何等乖觉，晓得此人不怀好意，只低了头，不来理睬。拜完了佛，伯虎眼看她们在殿前上了轿，一声吆喝，五乘轿子，依次出了山门，伯虎总以为是本地官眷，便跟了出来。一路远远跟着，行不多路，到了塘岸旁边，却停下轿子，相近码头上，停着一支大号官船，桅杆上悬着一面旗，旗上“协办大学士”五个大字，那小轿里四个丫环，仍是先下了轿，一窝风扶持太太出轿，船上家人，也忙着打扶手，伺候太太下船，又隔一回，上面一棒锣响，船就解了缆，慢慢离开塘岸。伯虎眼睁睁看着开船，欲待归去，想到那秋香，含情一笑，大有意思，如何舍得，要是追赶上去，一时又无舟楫，看看大船已缓缓向西面去，真是急煞了这位唐解元。他也不顾塘岸高低，沿岸追赶上去，幸亏走不多路，见有一支小船，泊在岸旁，伯虎连呼船家，一面径跳上船去。那船家见有人雇船，问道：“相公，还是要摇长路，还是要摇短路？”伯虎道：“我也不晓得长路短路，我只要跟着前面这支官船摇去。”船家道：“这是东亭镇上华府的香船，相公和他们有什么瓜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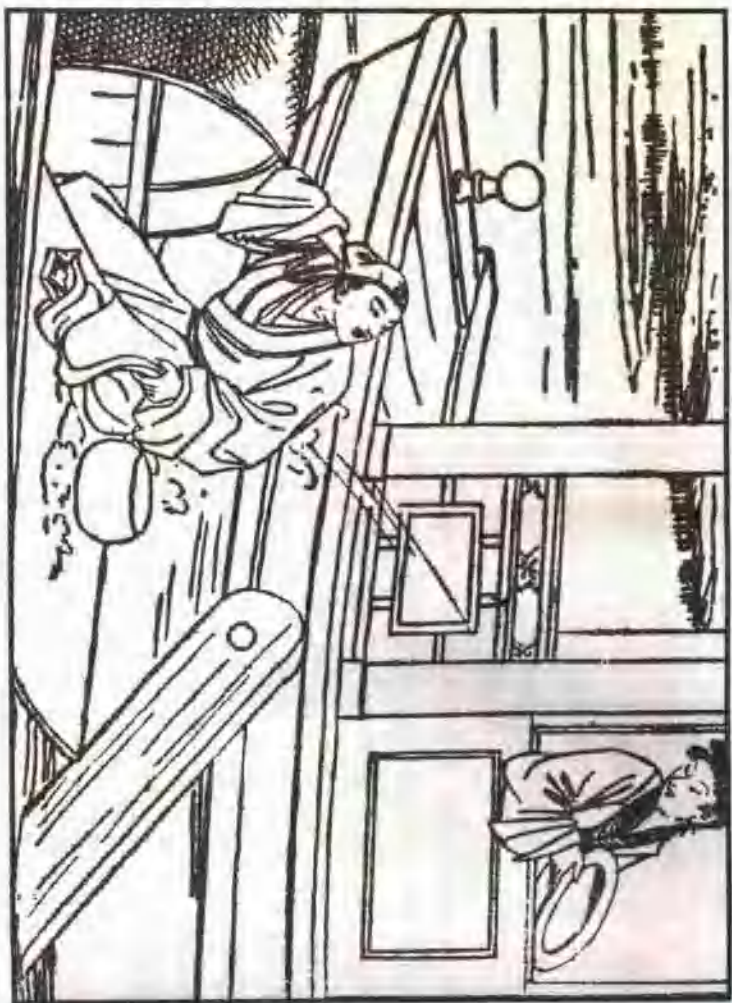




【歌 赚】

伯虎听到船家提起东亭镇上华府，才知船中太太，便是华鸿山学士的夫人，想起还和他们关些亲戚，便对船家道：“我和他们是亲戚，刚烧了香回来，今天归船稍迟，他们不及久待，先已开行，所以雇舟追赶，你快快摇上去。”船家不敢怠慢，用力赶路，看看大船在望就要追上，船家问道：“相公可要上大船去？”伯虎只得撒谎说道：“只为官船上都是女眷，所以一路上，我是一径另雇小船的，你只慢慢随着便了。”这时大船因风水不顺，行得慢，那小船的船家，也落得省力，橹声欸乃，他口中还郎呀姐姐呀，唱起歌来，伯虎听他词句虽然粗俗，声调倒也悠扬可听，一回儿到浒墅关，天色已是不早，船便停下来待明天过关，伯虎命船家在大船旁边停下。抬头望大船，总不见秋香出来，乃心生一计，对船家道：“你山歌唱得不差，可惜太粗一点，我教你唱一支，那才文静有趣。”当下讨了一支秋香歌，教与船家，先轻轻教了几遍，那船家便坐在船头上，高声唱道：“一年四季百花香，情郎好比蝴蝶采花忙，他道我春天梅花夏天荷花冬天水仙都不爱，单单只爱那秋天的桂花好秋香，说起秋香真可爱，月宫折桂好配那状元郎，秋香呀，百花众香只有秋香好，我伴着朝朝夜夜爱秋香。”





【二 笑】

船家唱了一遍，又是一遍，那些丫环们，情窦初开，最是爱听这郎呀姐呀的情歌儿，大船上春夏秋冬三香，听见有人唱山歌，便细细静听，不过歌中左一句秋香，右一句秋香，总是说秋香好，三个人有些不服气起来，春香便对秋香道：“秋香妹子，怪不得太太总是说你好，连山歌里面，也在称赞你呢。”秋香原也听得，不过她胸中有了诗书之气，对于粗俚的山歌，也就不生兴趣，偶然听到山歌中唱到秋香，以为总是无意巧合，经春香一说，留心细听，觉得歌中虽无恶意，不免衰淡。恰好里面舱内，华太太洗了手面，见四个丫环，统不在面前，便唤：“你们去倾了面水。”秋香答应了，即忙捧了银盆，到外舱窗前泼水，顺便向下一望，看看唱歌的是谁，不道就是那半塘寺里遇见的那个酸丁，正在向上张望，唱歌的却是旁边一个舟子，秋香何等聪明，就晓得那人有意教舟子唱的，不禁大怒，把手中银盆，向下一泼，那水正泼了伯虎一头一面。伯虎望了许久，才见得秋香半面，便来一个淋漓尽致，也不暇拂拭，笑嘻嘻还想开口搭白。秋香水虽泼下，也在懊悔太觉过份，但见那人不但大怒，带了一头的水，还在笑望，觉得这人真也痴得利害，不愧苏州人打诨是魔子，忍不住噗哧一笑，连忙缩进身躯，却给伯虎看得清清楚楚。





【宿 舟】

伯虎满身淋漓，见秋香又是对他一笑，不觉发起风魔来了。船家见他这样，便道：“相公，你满身是水，好好一件海青，为甚不叫他们赔偿。”伯虎也未听明，只顾喃喃吟道：“何事迎桃叶，偏留一笑因，欲凭双桨稳，愁煞倚舷人。”摇头摆尾，吟了又吟，船家看得不耐烦，道：“相公还不将海青脱下，凉一凉，夜饭时光也到了，也该准备菜饭了。”伯虎才觉得确已暮色苍黄，炊烟四起，想要伸手到袋中摸取银两，命船家买些白米鱼肉，只叫一声苦，原来临行却未带得一分银子，只得向船家道：“你且去买来，银子明天一总算回与你。”船家道：“我三天没有生意，那里来的钱。”伯虎是一生从未愁钱的人，今天为了秋香，竟没有在陈之叹，虽然饱了眼福，但到底不能当饭吃，不禁一筹莫展，还是船家道：“米却有一些，不过是黄糙米，不知相公会吃。”伯虎也是没法，怎会再拣青拣白，当下船家淘米煮饭，煮好盛一碗给伯虎，又泡了一碗酱油汤，过过口，伯虎胡乱吃了半盏，船家狼吞虎咽，三大碗早吃下肚去了。这时天色已黑，船中点上一盏油灯，半明不灭，船家在后梢展开破被，一时已呼呼入睡，伯虎坐在舱中，秋风砭骨，真有些受不住，船中又无一些御寒之品，后觅得一蓑蓑衣披上，好容易挨到天明。

